



# 记忆里的坝坝电影

□ 杨靖

我有多久没去电影院了？记不得了。好似生活一旦忙起来，就忘了要给自己一点精神安慰。不像童年，课上传纸条，课下捉迷藏，上山爬树掏鸟蛋，下河翻石捉螃蟹。点滴琐碎，虽不足与外人道，却是童年时光里的快乐源泉。

记忆里，最快乐的莫过于看一场坝坝电影。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我们那个偏远山村，有电视机的没两家，所以每年放映一次的坝坝电影就显得尤为稀奇。放映时间一般选在农闲时节，放映地点就在公共院坝。村长会提前两天提着喇叭，从沟上吼到沟下，我们一群孩子若是听到了，就跟在村长屁股后头，扯开嗓门儿跟着吼起来，直到每家每户都知晓要放映电影了才作罢。接下来的两天，是大伙儿猜谜的游戏。有说战争片的，有说武侠片的，还有说是爱情片的。总之，在放映队还没进村之前，从类型，到题材，甚至到故事情节，聊得热火朝天，好似过年一般。究竟是什么电影？没人知道。有心急的，会趁着夜色，带上一瓶枣子酒，敲响村长家的门，想方设法套一句踏实。可是，放映是由镇上统一安排，就连村长也一无所知。套话之人一边泄气，一边又心疼起手上的空酒瓶。

终于到了放映那天。大伙儿早早地吃过晚饭，像万千小河汇进同一片大海，纷纷从自家出发，成群结队，或三三两两，齐聚公共院坝。大伙儿可有经验了。有带木凳的，有带外套的，有带南瓜籽、烤红薯或是炒花生的，甚至还有提着一壶高粱酒来的。电影还没放映，村民们就已经把院坝围了个水泄不通，倘若谁喝多了想去趟茅厕，都不得能出得来，只能嚷着“让让！憋不住了！”才勉强能挤了出去，逗得院坝爆发出此起彼伏的笑声。就连孩子们也没闲着，围着院坝边跑边闹，惹得黄毛狗也不甘寂寞地吠两嗓子，只有花猫最是淡定，趴在棚架上一动也不动。见场面过于躁动，出于安全考虑，村长会对着喇叭提醒两句：乡亲们，注意点，地上有根黑皮线，黑皮线在通电，撞断电线要触电，触了电就玩儿完，嘿嚯嘿嚯抬后山。村长这么一吼，不但没能镇住场面，反而激起了乡亲们的“斗志”，你一句，我一句，吵着叫着要把村长第一个抬进后山。如此一来，场面像是掀翻了天，若不是一束光突然把幕布照亮，想必还不见得会收敛。

电影放映一旦开始，院坝瞬间就安静了下来。带了凳子的坐凳子，没带凳子的坐石阶，小孩儿个子矮，要么骑在父亲的脖子上，要么干脆爬到树上，反正幕布很大，哪怕是站到田野中央，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观影过程中若是看到好人受了委屈，恨不得钻进幕布把坏人打一顿；若是看到坏人被绳之以法，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倘若突然出现一对青年男女，即将来个拥抱，或接个吻，大人会赶紧遮住孩子们的眼睛。小孩子本就是好奇的主儿，越是不让看的，越是想看得心里发慌。有推开手的，有索性站起来的，但无一例外，看过之后都会不约而同地害羞起来。就像被大人发现了深埋心底的小秘密，羞愧不已。

放映结束后，夜已深，大家依依不舍地离去。离家近的，借着月光就走了回去；离家远的，也不用担心，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手电筒，或是扯下一把稻草点火照明，抱着猫，牵着狗，翻大山，钻树林，过坟地，照样走回家去。渐渐地，院坝又恢复了平静。村庄又如往常一般，窝进大山的怀抱里，和乡亲们一同甜甜地睡去。

## 征稿启事

华西社区报家园版面向广大读者特别是四川省内读者征集原创副刊作品，欢迎大家投稿。

### 一、征稿要求

稿件体裁为散文、随笔、诗歌，题材不限，主要以城乡工作与生活为素材，力求思想健康、积极向上、文字流畅。散文、随笔字数控制在1000字至1600字，诗歌在20行以内。

稿件请注明作者真实姓名、电话号码、开户行名称及银行卡号、身份证号(申报个人所得税时用)。

### 二、征稿邮箱

来稿请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550942923@qq.com。

# 剃头匠“酒爷”

□ 杨俊富

酒爷的家离我家最近，只隔一道长满青冈树的土埂。每次我从外地回家，都会给酒爷带点下酒菜和一瓶老白干送给他。看到酒爷开心，我也会很开心。但是，今年八月十五回家路过他家时，酒爷的房门却上着锁。

我问在厨房里忙碌的妈：“酒爷咋不在家呢？”“你酒爷三个月前就搬到镇上的福利院去住了。”妈正在炒菜，没回头看门口的我。

“酒爷以前不是说不去福利院么？”吃晚饭时，我问妈。妈说，起先村干部来动员，酒爷死活不肯去，他说自己身体很好，能照顾自己。后来镇上民政干部又来做工作，酒爷才去的，临走时还托付我妈帮他照看房前屋后那十几棵柚子树和枣树。酒爷住进了福利院，我本来应该为他高兴，心里却生出一股难舍的惆怅。

酒爷年轻时在小镇场口摆剃头摊。那时，小镇七天赶一次场，其余时间他就背着剃头工具走村串户替人剃头，每人收两角钱。

听我妈说，酒爷没成婚，是酒害了他。酒爷啥都好，就是年轻时爱贪杯，一次帮未婚妻家插秧，晚上喝酒过量，醉了，点烟时把未婚妻家的蚊帐烧了，差点把房子引燃。女方家一气之下，就把婚退了。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从那以后，本村和外村认识酒爷的人，都把酒爷喊为“酒鬼”，把他撕烂未婚妻家蚊帐的事当成笑料传播。

酒爷自从那次醉酒之后，虽然还是爱喝酒，但从来没喝醉过，也许他的内心后悔得要死。我不敢跟别人随波逐流喊他酒鬼，我爸妈也不允许我一个小孩家这样不礼貌地称呼长辈，于是我就略带调皮地喊他“酒爷”。酒爷好像很喜欢这个称呼，我每次这样喊他，都乐呵呵地答应，他赶场摆摊回来，还常从衣兜里掏出几粒水果糖给我。

从我有记忆起，我们一家三代的头都交给酒爷打理。酒爷给我们爷孙三人剃头从不收

钱，只要我家的酒票。我家有6个人，每个月一人有2两酒票，我爸我爷酒量都小，加上那个年代缺钱买酒，每次剃了头，都把家里的酒票全给了酒爷，有时五六两，有时一斤多，把酒爷乐得眉开眼笑，好像我们一家是他的大恩人似的。

后来，光顾酒爷剃头的人越来越少，不记得哪一年，酒爷不去乡场摆摊了，但本村一些与酒爷相好的老哥们还是习惯让酒爷剃头修面，比如我爷爷、我父亲，酒爷一直剃到他们离世……

回家第二天吃过早饭，我把放进冰箱里的卤菜和那瓶老白干提上，在村道上拦了一辆载人电瓶车，让师傅开往镇福利院。

福利院在离我家8里远一个山清水秀的山坳里，是撤乡并镇之前的回龙乡政府办公地，后来重新装修，成了现在的福利院。到了大门口，门卫拦住我，问我找谁？我向里面望了一眼，正看见酒爷在院坝里用理发推子为一个老人推花白头发，椅子正是酒爷家那把乌黑发亮的古老木椅。

我顺手一指，对门卫说：“喏，理发那个，酒爷。”门卫惊疑地看着我说道：“听说他是一个人，没有亲戚？”我笑了笑，说：“我是他邻居。”

“难怪。快进去吧。”门卫是一个60多岁的精瘦老人，看起来一点也不显老。一跨进大门，我就高声喊道：“酒爷，我看你来了。”听到喊声，酒爷先是一愣，随后露出一口洁白的假牙，开心得哈哈大笑，说：“你小子咋跑到这里来了哟？”

“想酒爷了呀。昨晚回来，没看见你，听我妈说你住进了福利院，就特意把给你买的卤菜和酒送来了。”我扬了扬手中的礼品袋。

“好哇好哇，走，进屋喝酒去。”酒爷真是“见酒忘义”的人，拉住我的手就往前面一排住宿楼走去。走进酒爷的寝室，我问他：“到了福利院，就该享清福了，干嘛还操持旧业？”

酒爷说：“人活着总要做点事情嘛，帮助院里老人理发，我快乐着呢。”

# 用短片记录当代生活

□ 董晨晨

对于从成都走出来的青年导演兰天星来说，纪录短片这种媒介有着独特的魅力。相比于动辄两小时的长片，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挑战导演用创新的方法、精炼的语言来展现主题。很多时候，导演要以点带面，捕捉两三个最重要的瞬间，给观众留下想象的空间。

兰天星高中毕业于成都外国语学校，本科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在哈佛他主修视觉艺术，专攻纪录片方向，并参与了哈佛大学著名的感官民族志实验室研究工作。实验室致力于将纪录片制作与人类学理论和实践结合，通过影像来体验、观察和研究不同文化、群体的生活状态。他的毕业作品——一部短片电影获得了哈佛杰出学术作品奖“胡普斯奖”。

毕业之后，他回国创作，以镜头纪录不断变化的当代中国。在《一个北方城市的特写》中，通过冰冻的松花江上人们的嬉戏游玩、冰雪大世界夜晚的冰灯展、剧场里的老歌合唱组合成了一幅北国风光的画卷。

兰天星说，离家多年后，他想拍一拍成都，看那些小巷、街道是否还是记忆中的模样。《关于成都》这部作品用简单的几组镜头、几段回忆和旁白，勾勒出当时的情境和寻常的细节，拼插、集成了那个属于成都也属于作者的记忆。画面是现在的车水马龙，旁白是过去的讲述和怀念。声音和画面仿佛是一体的，又仿佛是游离的。这种模糊的感观冲击留给人更多的思考

空间，让观众跟着镜头去体验，又不完全被镜头所束缚。

兰天星的作品先后入选北京国际短片展、德国卡塞尔纪录片展、瑞士温特图尔短片电影节等国内外重量级的短片和纪录片电影节。除此之外，他还入围了2018年西宁FIRST影展的训练营单元，在蔡明亮、贝拉·塔尔等蜚声国际的前辈导演指导下进行短片创作。

在作品《情系木里十六载》中，兰天星用13分钟记录了电信在凉山州木里藏族自治县开展扶贫工作的16年。短片以风景开头，突出木里的自然、淳朴，把这个受到美国著名探险家洛克盛赞的“上帝浏览的后花园”搬上荧幕，但在美丽的背后却是闭塞、贫困。在兰天星的镜头中，大山深处架起的一条象征希望的线缆改变了村民的生活。短片内容丰富、运镜流畅，在不同景别的镜头组合中，建构出一种错落有致的节奏感。依靠着感官人类学的知识背景，兰天星纪录了电信的通信基础建设和其它扶贫项目如何改变了当地人的生活，而木里发展的剪影也是中国农村扶贫成果的一个缩影。兰天星特别提到在凉山州木里县拍摄中国电信扶贫短片的经历，让他见到了故乡四川他所不了解的一面，更加深了他用纪录片作为工具更深入地探索祖国、探索四川方方面面的愿望。通过不断的学习和探索，如今，他在艺术之路上走得更加扎实、有力。